

现代汉语副词“几乎”与“简直”对比研究

【中国】冯传强*

目 录

- 一、引言
- 二、“几乎”的语义特征及功能
- 三、“简直”的语义特征及功能
- 四、“几乎”和“简直”的语用差异
- 五、结论及对外汉语教学建议

一、引言

“几乎”和“简直”是现代汉语中一对常用的副词，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以换用，换用后语义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比如：

(1) 马林**几乎**是感激地看了一眼那位年轻的警察，点点头，推着车去找找现场负责的警察头儿。

(2) 马林**简直**是感激地看了一眼那位年轻的警察，点点头，推着车去找找现场负责的警察头儿。

(3) 那几位站在一起的警察年龄大致相当，发福程度也差不多，而脸上那种一般百姓模仿不出来的威严，那种大权在握的神情则**几乎**一模一样。

(4) 那几位站在一起的警察年龄大致相当，发福程度也差不多，而脸上那种一般百姓模仿不出来的威严，那种大权在握的神情则**简直**一模一样。

但在很多的情况下，它们是不能换用的，换用后就成为不合适甚至是错误

*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讲师

的句子。比如：

- (5) 书里的好多句子我几乎能背诵下来, 我也能感受到作者当时的心情。
 (6) ? 书里的好多句子我简直能背诵下来, 我也能感受到作者当时的心情。
 (7) 这简直是诽谤, 是恶毒、丧失理智的中伤, 是卑鄙的报复。
 (8) ? 这几乎是诽谤, 是恶毒、丧失理智的中伤, 是卑鄙的报复。

关于二者的区别, 我们查阅了一些相关的文献, 他们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现代汉语八百词》认为二者的区别只在于程度, “简直”的程度要“比”几乎“强”。另外, 关于二者在副词中的此类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们同属语气副词¹⁾, 有人认为“简直”是评注性副词, “几乎”是范围副词²⁾。本文将尝试从语篇的角度探讨“几乎”和“简直”的语义、语用差异以及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 以期对对外汉语教学有所帮助。

二、“几乎”的语义特征及功能

众所周知, 副词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实词发展演变而来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几乎”在古代汉语中的一些用法。

1.1 在古代汉语中, “几”是一个形容词, 意为“接近”, 后演变为副词, 表示事物、状况、数量接近某种程度, 虽没有达到, 但相差无几。比如:

- (9) 一胫之大几如腰, 一指之大几如股。(贾谊《治安策》)
 (10) 汉之为汉, 几四十年矣。(贾谊《论积贮疏》)
 (11) 汉王啜食吐哺, 骂曰: “竖儒几败而公事。(司马迁《史记》)
 (12) 伍胥遂与胜独步身走, 几不得脱。(司马迁《史记》)

“几”后可带助词“乎”、“于”便构成了“几乎”、“几于”。关于“几乎”和“几于”在古代汉语中的用法, 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我们将另文专述。

1) 宋玉柱, 《对外汉语语法讲义》,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2) 张谊生, 《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与分类》, 《语言研究》, 2000年第3期

1.2 “几乎”在现代汉语中的语义特征

“几乎”在现代汉语中基本沿袭了其在古代汉语中的用法。根据“几乎”的意义和它出现的环境，可以把它分为三类：

(一) 和表示数量、周遍义的词语或表特定范围的词或词组连用，表示在数量上接近于“几乎”后面的词语表示的情况。如：

(13) 他身上的烧伤面积**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14) 秋天时，树叶变得很黄，**几乎**所有的工人路过时都会忍不住摘下一两片。

(15) 他非常爱篮球，**几乎**天天都和同伴在球场上斗牛。

(16)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

(17) 刚才我对男演员的评论，**几乎**原封不动引自评论家对某些演员的批评。

(二) 与一般名词或含有心理动词、感官动词或判断动词等谓词性的成分连用，表示接近于其后的情况。比如：

(18) 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看到了弟弟蒙古包门窗发展的亮光。

(19) “谁先主动？”——“同时，**几乎**是同时，同时迸发。”

(20) 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几乎**不敢相信这种事会真的会发生。

(21) **几乎**还是个毛孩子的警察相当老练地慢悠悠地说话。

(22) 我耳内只闻水吟龙啸，良久，**几乎**窒息了，一头扎在沙滩上。

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接近的情况可，有的似乎是有客观标准的，如(19)中的“同时”，我们可以用时间单位作为标准；但更多的情况下，“几乎”后的成分所标示的意义是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的。如(18)的“绝望”和“几乎绝望”，我们很难客观地衡量二者之间的区别。正是由于此，“几乎”的使用很容易地便带上了一些主观的色彩。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进一步论述。

(三) 与动作性事件连用，表示事件、情况将要发生而结果并没有发生，即我们所说的“差点儿”。比如：

(23) 轮胎摩擦在水泥路上发出尖锐的声响，车头**几乎**闯入逆行线。

(24) 李緬寧**几乎**笑出来，克制住了，扭曲着表情笔直地走出门。

(25) 我**几乎**要对她冲动地说，“我的好姑娘，你将来一定像你的奶奶一样慈祥。”

(26) 李緬寧躲得很快，身上倒没脏，但他刚想移动，脚底滋溜一滑，**几乎**表演个大劈叉。

通过以上的用例，我们可以看出，“几乎”的核心语言是“接近”。但他接近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它可以表示数量上的接近，如(13)；与周遍义的词语连用，实际上也是一种数量上的接近，只不过这种数量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数量。但应注意的是，在这种句式中，“几乎”所作用的对象不仅仅是表周遍义的词语，而是“几乎”后面的整个结构所表达的意义。因此，“几乎”的语义指向是他后面的整个谓词性结构。以(15)为例，“几乎”所作用的对象不是“天天”，而是“天天都和同伴在球场上斗牛”整个结构，即“几乎”的语义指向是“天天斗牛”这一事实。标示特定范围的情况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数量，如(16)中的“那一夜”是特定的时间范围，我们可以理解为十二个小时这个数量，“几乎没睡”的事实是在这一特定的范围内的。

“几乎”也可以表示一般性事实的接近。所谓的一般性事实是指不涉及具体动作动词的事实，也即这种事实的谓词是心理动词、感官动词或判断动词。如(18)、(20)(21)。这些动词的特点也决定了“几乎”在使用时可能会带有主观色彩。

对于第三种情况，“几乎”也表示接近。它是指接近于动作性事实的发生。接近于动作性事实的发生，当然是没有发生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是一个表示接近于其后谓词所表事实的副词。当然，这里的事实应做广义的理解，上述的数量、一般性事实和动作性事实都算是一种事实。正是如此，我们认为“几乎”是一个表达客观性的客观性的副词。

但我们上文已经指出，“几乎”是带有主观色彩的。这应该怎么解释呢？我们认为，这与“几乎”是客观性副词的结论并不矛盾。因为“几乎”的客观性在于它

表示接近某种事实。而主观色彩或主观性在于它同时也指一种主观量上的接近，即它表示的接近很多时候是不能非常客观地衡量的，即使是数量上的接近。按照模糊语义学的理论，“几乎”应该是一个模糊限制词。从语义的角度，它是模糊的，是主观性的，但从语用学的角度，它是为了符合合作原则中的质的准则，即保证说话人说的话尽可能地准确。因为从说话人的角度，“几乎”的使用是一种使语义更为精确的手段。它表示的是接近于这一事实，而并不是等于这一事实。

1.3“几乎”在副词中的次类

上文已经指出，对于“几乎”在副词中的次类，有不同的看法。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是一个客观性的副词，那把它归在语气副词里是不太合适的。把它归在范围副词，有很多情况似乎并不是范围，而且这个范围也很不直观。统计副词的说法似乎只适合于表数量的一类。根据它“接近于某事实，但不等于某事实”的核心语义，我们认为应该把它归在程度副词里。因为“几乎”在所有的用例中都表示一种事实的接近，也即表示——达到“接近于”事实的程度。

三、“简直”的语义特征及功能

2.1在古代汉语中，“简直”是一个形容词，意为“简单直捷”。如：

(27) 龟年学识正大，议论**简直**，善恶是非，辨析甚严。

(28) 天下道理自平易**简直**。

(29) 师凡示学徒，语多**简直**。

后来，“简直”便演变为表夸张、强调的语气副词。如：

(30) 你是文官还是武官？你**简直**把我们哄散了吧。

(31) 但是小老儿找不着小女，终将还是一死。**简直**壮士是害了小老儿了。

2.2“简直”在现代汉语中的语义特征

关于“简直”的语义特征及用法，张明莹有过较好的论述，她认为“简直”是

一个表示确认语气得到副词³⁾。但为什么“简直”可以表示确认的语气呢？它在使用功能上有什么特点呢？

为了解释这一问题，我们利用北大语料库和中国传媒大学的语料库以及百度等搜索引擎，对现代汉语不同的语体和不同题材的文本的“简直”做了大量的语料搜集，我们共找到语料近1000条。通过这些用“简直”的语句，我们进一步概括发现，“简直”多用于评论性的语句，很少用于陈述。比如：

(32) 一位邻居常来我们家看电视，但总在节目播完之前就离去，一面走一面说：“**简直**一塌糊涂，幸好我家没电视。”

(33) 放暑假在家的锦山姐妹，**简直**成了那一块居民区的“小老师”。

(34) 她和王眉同龄，更脆弱一些。她**简直**还带着满脸哭痕，眼睛红肿。

一般情况下，“简直”用于评论，基本上下文都有所交待，或者语境已经有了限制。比如：

(35) 我对女儿是太惯了，**简直**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36) 流速愈来愈快，温度愈来愈高，我们**简直**被灼疼了。

(37) 我对这个女孩印象深刻，因为她表现功成名就后接踵而来的死亡很传神，**简直**可以说死得洋洋得意。

以(37)为例，上文已经说明她的表现很传神，传神的程度用“简直”引出。这是一种评论，而且很自然，一点也不突兀。

我们都知道，评论时人们很可能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简直”所传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主观而非客观、周密、科学的评论。评论时上文的交待或限制，正是评论得出的原因或铺垫，这正好凸显了“简直”的确认语气的作用。正是“简直”的这一使用特点，决定了“简直”多用第一人称做主语。如，(35)、(36)、(37)。

2.3“简直”在副词中的次类

根据我们的分析，“简直”的确是一个传达语气的副词。但把它归在语气副词里是不是合适呢？“简直”多用于评论性的语句，所以我们比较赞同张谊生的观点，把它归在评注性副词里，传达语气是评注性副词的作用之一。

3) 张明莹，《说“简直”》，《汉语学习》，2000年第1期

四、“几乎”和“简直”的语义、语用差异

上文我们已经指出，在一些句子中，“几乎”和“简直”是可以换用的。那么它们可以换用的原因是什么，换用后又有哪些差异呢？

3.1根据我们上文的分析，从语义上看，它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几乎”的核心语义是“接近”于某种事实，而“简直”的核心语义是确认某种事实。它们都与事实有关。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二者具有相同的认知基础，即二者都是对某种事实的一种判断。“几乎”表达的是接近某事实的判断，而“简直”表达的是确认某事实的判断。二者共用相同的认知基础，都是对某种事实的判断，这就是二者可以换用的根本原因。如下面的句子都可以换用。

(38) 我在一家餐厅吃饭时，看到了中学同学刘华玲，我**简直**不敢认她了。

(39) 我在一家餐厅吃饭时，看到了中学同学刘华玲，我**几乎**不敢认她了。

(40) 罗马帝国时的意大利人爱吃大蒜，**简直**到了无蒜不成菜的地步。

(41) 罗马帝国时的意大利人爱吃大蒜，**几乎**到了无蒜不成菜的地步。

(42) 慧芳**几乎**怕自己认不出夏顺开了。

(43) 慧芳**简直**怕自己认不出夏顺开了。

(44) 隔离得我们这些男犯**几乎**忘了旁边有女犯存在。

(45) 隔离得我们这些男犯**简直**忘了旁边有女犯存在。

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二者换用后在表达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如果我们把(42)、(44)中的“几乎”去掉，句子的真值将发生变化，因为“怕自己认不出”和“几乎怕自己认不出”从语义真值上是不同的；从语用学的角度分析，去掉“几乎”后就违背了合作原则中质的准则，即说话人必须说真话。但如果我们把(38)、(40)中的“简直”去掉，句子的真值不会发生变化，也并不违背合作原则。发生变化的仅仅是语气，或者说是说话人的主观情感变化。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几乎”和“简直”的使用都是为了更好地遵守合作原则，即保证说话人所说句子的准确性。只不过“几乎”主要从客观的角度来保证句子的真值，而“简直”是从语气或情感方面来加强或强调句子的准确性。

沈家煊指出，“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则是指语言为表现这种主观性而采用的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⁴⁾。

根据这一说法，我们认为，“简直”就是汉语中一种表现“主观化”的手段，而“几乎”不是，它的使用是为了从客观的角度表达“接近于某种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几乎”一样，“简直”这一“主观化”的手段作用的对象也是其后的整个命题。比如（38）中，“我简直不敢认她了”，简直的语义指向不是“不敢”，而是“不敢认她”整个命题，表达的语气是说话者的主观情感——惊奇。如果换用了“几乎”，在语气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成客观陈述了。

所以我认为，“几乎”与“简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有没有主观化。“几乎”是客观性的，“简直”是主观性的。或者说，“几乎”作用于句子的真值，而“简直”作用于句子的主观情感。

这样对于二者不能换用的情况便可以给出很好的解释了。含数量词的句子，正能用“几乎”，因为这是一种客观的陈述。含周遍义词语的句子一般也不能用“简直”，因为周遍义一般也与数量有关，客观性很强。“几乎”表示动作性事件没发生的第三类情况也不能换用，因为动作性事件的发生是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第二类可以换用，这正是因为第二类句子的谓词多为和人有关的心理动词、感官动词和判断动词。这样的动词很容易带上主观色彩，而且“几乎”所传达的“接近”的不可客观衡量性也很强。比如，“不敢相信”和“几乎不敢相信”之间的界限是很难客观的衡量的。

“简直”的使用中有一类是表示极端情绪的，比如愤怒、驳斥等，这一类也不能换成“几乎”，这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感情色彩与“几乎”的客观性不相符。比如：

（46）那臭丫挺的**简直**不是女人！

（47）我感到一阵恶心，就像人脑袋上突然长出一只梅花鹿的枝杈一样令我无法忍受，**简直**活见鬼！

特别要指出的是，“简直”在现代汉语中的意义已经越来越虚化，甚至能够

4) 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在口语中单独使用。比如：

(48) 还是年轻人好啊！你们，你们**简直**的，你们这时候真的太好了！

(49) 现在的很多人，我看着那**简直**，真的习惯不太好。

五、结论及对外汉语教学建议

本文主要探讨了现代汉语副词“几乎”和“简直”的语义、语用差异。我们认为“几乎”是一个程度副词，它的核心语义是“接近于某一事实”，它是一个客观性的副词。“简直”是一个主要表达语气的评注性副词。它的核心作用是表示确认的语气，是一个主观性的副词，是一种表达主观化的手段。

二者在使用中可以换用的根本原因是二者有相同的认知基础，即都是对某种事实的判断。“几乎”是对接近某种事实的判断；“简直”则是确认某种事实。但由于二者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差异，二者在使用时又有各自的分工。“几乎”一般与客观性的事实连用，“简直”则更多的是表达主观情感。

通过“几乎”和“简直”的对比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不同的副词在语法化的过程中是有不同的演变方向的。“几乎”在演变的过程中，客观的语义并没有消失或减退，他的主要作用仍在于客观的陈述，会对句子的真值产生影响，但在演变的过程中也带上了主观的色彩。而“简直”的客观语义已经基本消失，变成了一个只表达主观情感的副词。从这种意义上说，“简直”在削弱客观意义的同时已经加强了主观的意义，成为汉语中的主观化的手段，而且这种虚化的程度还在进一步加强。

基于上面的结论，我们建议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首先要让学生学会“几乎”和“简直”的典型用法，即“几乎”表示“接近于某种客观事实”，而“简直”主要是一种表达主观情感的手段。这就是说，对于“几乎”首先让学生掌握它的第一和第三类用法。即后接数量和周遍义的词语以及某种客观上事实的典型用例。最后再学习第二类不太典型的用法。这一类的用法很多都可以与“简直”换用。对于

“简直”的教学，则首先要强调它是一个表示强烈主观情感的词语，因此对事实或现象的判断完全是主观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对于二者可以换用的情况，应该从认知基础的角度给学生解释他们换用的根本原因。即二者都是对某种事实的判断，但二者的判断角度不同，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这一事实的。只要学生明白了这一点，在使用中就能大大地降低错误率了。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个很好的教学方法，那就是教师先描述某一事实，然后让不同的学生表达自己的感受，在表达时要求学生使用“几乎”或“简直”这两个副词。同时请学生判断在他们使用的句子中能否换用。我们的教学实践表明，这样的处理可以让留学生较好地掌握这两个副词，并大大降低使用的错误率。

最后我们来谈谈为什么有学者认为“几乎”是语气副词。我们看一下以下的四个例子。

(50) 我们班**几乎**都是韩国人。

(51) 刚才他的转身有点儿急，**几乎**摔倒。

(52) 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53) 他看见那些花瓣越来越多，那班男女**几乎**被葬在花下。

我们可以看出，这四个句子的主观色彩是渐强的。(50)是客观陈述，(51)就已经有了一点主观色彩，说话者似乎有一种庆幸的语气。(52)的主观性更强一些，有惊奇的语气，而(53)的主观色彩最强，不仅是惊奇，而且有了夸张的语气了。这些句子中主观性的增强是否只是与“几乎”有关呢？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这四个句子主观色彩的增强与“几乎”后整个命题的语义有很大的关系。(51)中人们一般不希望摔倒，摔倒是不好的事儿。(52)“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事情当然不多见，自然会有惊奇的语气；(53)中“花瓣”葬本身就不具真值，自然会有夸张的语气了。但这种渐强的主观趋势也说明“几乎”在演变过程中渐渐有了一些主观化的变化。

参考文献

- 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96年
- 武忠忠主编,《现代汉语常用虚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
-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
- 周小兵,赵新,《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副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 张敏,《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左思民,《汉语语用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齐春红,《现代汉语语气副词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 利奇,《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7年
- 宋玉柱,《对外汉语语法讲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
-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范围与分类》,《语言研究》,2000年第3期
- 张明莹,《说“简直”》,《汉语学习》,2000年第1期
- 沈家煊,《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4期
- 陆俭明,《关于语义指向分析》,《中国语言学论丛》,1997年第4期
- 张谊生,《副词“都”的语法化与主观化——兼论“都”的表达功用和内部分类》,《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Abstract>

Comparative study of adverbs between “jihu” and “jianzhi” in modern Chinese

Feng, chuanqiang

“Jihu” and “jianzhi” are one couple frequently used adverbs in modern Chinese that can be utilized across, which bring foreign students troubles in certain degree in study Chinese. This thesis mainly starting research from the text, and probes in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from semantics pragmatics and cognition point, generalizes their respective conditions of use, analyzes their replication conditions and reasons and offers a more scientific view in category ascription of the two adverbs in modern Chinese. At last, this thesis explains the difference utilities between the two adverbs in cognition view and gives reasonable suggestions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foreign language

Key Words : Jihu, Jianzhi, objectivity, subjectivity, subjectivisation

투 고 일 : 2012. 5. 10. / 심 사 일 : 2012. 5. 20. ~ 2012. 6.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2. 6. 15.
